



纸阅读文库·书事书人系列

总策划 双龙

主编 黄妙轩

副主编 张阿泉 龚明德 象丑牛 王牧远

靳飞 著

张中行往事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新飞新书写的序

《张中行往事》读法——给新飞新书写的序

陈树文

张中行往事

靳飞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中行往事/靳飞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2. 3

(纸阅读文库. 书事书人系列)

ISBN 978-7-5311-8648-9

I. ①张… II. ①靳…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8463 号

ZHANGZHONGXING WANGSHI

书 名 张中行往事

著 者 靳飞

责任编辑 乌兰

装帧设计 长城外书草

制 作 内蒙古达尔恒教育出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伊布格乐图 满都拉

出版发行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89 号教育出版大厦(010010)

电话传真 出版部 0471-6607800 发行部 0471-6607790

总编室 0471-6607900 邮购部 0471-3370804

网 址 <http://www.im-eph.com>

邮 箱 E-mail: xxzx@im-eph.com.cn

印 装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134 000

印 张 8

印 数 1—6 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32.00 元



内教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教版图书,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直接联系。

《张中行往事》读法——给靳飞新书写的序

■ 胡洪侠

其一

都说老北大、老清华师生们的故事多，都说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故事多，都说民国年代走过来的学者、文人的故事多，都说如今大多数教授学者文人活之无味，写之无趣，言之无物，没什么故事。有人分析个中缘故，说那是因为现在世风不古，学风浮躁，忙着著书立说的人学养太差，所以故事眼见得越来越少。有学问当然容易有故事，但远远不够。有故事的人，首先要有人格，有品格，有自由，有胸怀，有底气与志气。换句话说，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容易有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和传之久远的故事。否则，佳话可能就是假话，而故事往往都是事故。明乎此，

可知读《张中行往事》之前从何处入手。

其二

世上原没有故事。妙人说妙语之际，旧人述旧闻之时，美人成美事之刻，一旁幸有一人，倾耳以听，倾心以记，倾神以会，然后简笔勾勒，淡笔描画，妙笔生花，方有故事横空出世。约翰逊旁无包斯威尔，即无妙趣丛生之《约翰逊传》；张中行旁有靳飞，其风华风采风流风致，才得以借靳飞之才思才华才情，成一种《张中行往事》。明乎此，可知读《张中行往事》之时从何处得手。

其三

行翁所著《负暄琐话》最受欢迎，自此一发难收，刮起“文坛老旋风”。行翁写《顺生论》最用力，所以乐意接受靳飞“近代社会《论语》”之评价。行翁最偏爱《留梦集》，遂请范用、张守义两位高人设计封面与版式，还专门制作毛边本。行翁集一生喜怒哀乐之情注入《流年碎影》，自称此书是“大胆的书”。行翁于词人中最喜贺铸，于贺词中最喜《青玉案》，所以要专门以此词每句为题做文章……明乎

此，可知读完《张中行往事》之后从何处下手。

《张中行往事》“姜威小友” 2012年1月2日，深圳。

附记：

此文草成，言犹未尽，遗憾多多。最可憾者，是挚友姜威不及亲睹此书出版。我与靳飞订交，始于姜威介绍，掐指一算，十五年矣。先是靳飞南下，深圳众文友欢聚于冬瓜岭安置区一饭店。之后，文稿常常泉涌“广场”，相逢每每酒酣四座。其间几乎无时无姜威之身影，无时无姜威之张罗，无时无姜威之豪情，无时无姜威之书香墨香与茶香酒香。如今，昔日冬瓜岭名实俱已不存，而姜威也已经辞世近两月。得知姜威患恶疾，靳飞曾专程飞深圳探望，彼时三人尚能于色香味居强颜欢笑，相互宽解。再次相聚，已是殡仪馆遗体告别大厅中，靳飞与我尚偷生，而姜威已弃世。拍摄遗物时，在色香味居又见当年行翁赠姜威之数通友朋书札，其中多有周汝昌、叶圣陶诸先生墨迹，可证行翁对“姜威小友”之高谊。《张中行往事》稿成，靳飞命我作序，时值姜威远行之前；几经延宕，我勉强写此非序非跋文字，已在斯人长逝之后。原想以洋洋之万言，写尽行翁与

靳飞、行翁靳飞与姜威、靳飞姜威与我相交相知之故事，无奈笔力心力均不济，只好以“短小轻薄”之“《张中行往事》读法”塞责。自知词不达意，略续数语以求诸友宽恕。

2012年1月3日凌晨

北京奇人(代序二)

■ 黄妙轩

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博览群书》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叙述:“先生由那位写文章有‘凌霄汉阁主’味道的靳姓青年陪着,没打着车,一老一少悠然地坐上三轮,摇摇摆摆地走了。”这“先生”指的是张中行,这“靳姓青年”就是靳飞,当时被京城文化圈封为“老生代里之遗少”,几个名号也叫得颇响,如“京华文丐”、“业余八旗子弟”之类的,到了我们互赠名片的时候,已经定格为“中日祖传票友,两京盛世闲人”。

对于这位“北京奇人”,大多是在京城文化老人的聚会时听来的,他与许多“老生代”文人交情甚厚,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据说迎娶的是一位日本女子,而且是

京剧迷，俩人时不时还来上一出；婚礼是在北京办的，到场的花甲、古稀以上的文化、戏曲名流竟有百十位之多，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这的确是够“奇”的，且不说与东瀛女子的闪电婚恋并迅速去国离乡，单单是能常常把这些文化宝贝们聚到一起，就可以叫绝，什么时候得讨教一二。

一九九七年二月，我到北京公干，与靳飞在韬奋图书中心不期而遇。经张中老介绍，我便挨着他坐下了。因为感觉上一点也不陌生，也就毫无顾忌地打量起来：中等身材，大约有一米七多一点，瘦型；平头短发，面清白，一副寻常近视眼镜；态度平和，总是在笑，好像满肚子里装的都是好事似的；开口京腔，却无油滑之调，偶有拿捏，却一点也不拽（读三声）。我们一边听着张中行、吴祖光、梅娘、范用以及董秀玉等诸公的清谈，时不时接应几句，一边更多地俩人闲聊。中行先生的“文坛老旋风”是他的版权；祖光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范用先生的“范大老板”也有他的推波助澜；梅娘先生的“北梅”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定论，故未敢造次。因我们年纪相仿，话也投机，我便直接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涉外婚姻。他说：“嗨，那就是个机缘。我到人艺老演员牛星丽家玩，他的小孙女牛晓耕

跟我打赌，说如果能与来她家的那个日本女孩结婚，就算我真有本事，还可以认我们为干爹干妈。所以，一个顽童的话，不仅成就了我的婚姻，还外捞了一个干女儿。”

第二个问题是在孔乙己酒家的饭桌上问的，即如何让这些大名鼎鼎的“熊猫”们经常接受“调遣”、欢聚一堂，是否有什么独门秘籍。靳飞听后不禁哑然，思索片刻答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真实且执著吧！”我说：“是得古人正统气之精髓了吧！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情必有大功德，可给后来读书人留下一笔财富，更重要的，是正在抓紧时间做着抢救性的工作啊！”靳飞听后感悟，又若有所思地说：“可能是无心插柳了吧！”

两月之后，收到日本东京的来信，拆开来是复印件，为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深圳商报》八版，文章为《寂寞书斋 笔底波澜——贺张中行翁回想录完成》。背面有附言，照录：

妙轩先生：

“孔乙己”一别又两月矣，今日得范用信，乃记起当日雅聚之欢愉，检旧作奉寄，以为纪念。胜利先生处不另，祈代致意。

樱花尽落矣，是为春一度。

新飞

四月十一日 东京野泽 拜

因文章是为张中老写的，便心怀敬意地逐字阅读，这哪里是不足而立之年的青年人的文字，笔锋老到，气韵别致，识见不凡，颇具老生代文化人之风，若不是相识，还真以为在五六十开外了呢！他以为：“老生代”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文学二十世纪末最后的辉煌。老生群星以饱经沧桑之躯用秉烛的精神构筑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接火传薪者不可缺少的灯塔。他还以为：作为“无任何官职头衔”的张中行先生参加活动能上报，能成为名人，“也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是为读书人者所当引为骄傲的；而张中行对于广大读书人的回报，只从精神方面讲，是，当经商下海留学人仕等种种迷惑杂陈于读书人面前际，他们实践了一条同样光明的‘张中行道路’”。我以为此言极是。而关于他愤然辞职的叙述更加地精彩：“行翁不待我约就写稿来”，“然而，清样排出，千五百字的文章竟只剩八百字。我按捺不住，立时摔了铁饭碗，揣着稿子离开那家报社。既然不能

代行翁避免这样的羞辱，我就如是以谢行翁”。真乃瘦弱之躯里全为文人骨气！难怪那些耄耋老者们对他格外厚爱呢！

是年夏日，我陪张中老到宣武门外湖广会馆戏楼听戏。对于京剧、昆曲，我不甚了解，只大体知道生、旦、净、丑之类，几出戏名还是小时候父母闲聊时不小心塞进耳朵变成记忆的，倒是觉得满屋子的白发翁媪十分有趣，一一见过吴祖光、邓云乡、黄宗江、黄宗汉、马铁汉等，不认识的多了去了，也有一些中年学者，如正在写《鲁迅与周作人》的孙郁。会馆装修一新，雕梁画栋，色泽鲜明，廊院青砖青地，洁净雅致。会馆的简介说，会馆“始建于清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年），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人文荟萃之地。前辈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都曾在此演出”；而乡贤祠前的子午井，则有纪晓岚的笔记为证，说是“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正在闲逛之际，靳飞迎面过来，二人相见，甚是欢喜，问寒问暖，方知靳飞也是近日回京，正在做中日文化交流之事，这场大戏便是他的精心策划与安排，一会儿日本的著名汉学家刘间文俊等要给大家祝词，还说他太太也要粉墨登场；我也表达了



一九九七年夏在北京湖广会馆与靳飞(右)合影

祝福之情,并希望他能多写一些具有文化保护性质的文字云云。谈话间戏已开场,我赶快就位,他也忙去了。戏散后,靳飞携太太给我介绍,名字叫波多野真矢,也很瘦,十分清秀。这两位跨国组合还真是天生一对,他们因京剧而结缘,并为这门艺术而献身。可我却不知她刚才唱的是《贵妃醉酒》还是唱的《苏三起解》。

再见他的文章时,已经是二〇〇一年的年末。书籍回折照片上的靳飞多了些忧郁与惆怅。《北京记忆》写的是京城的生活,是记忆中京城的物与人,反映了北京文化的变迁。序者孙郁说:“他以布衣之躯,做庙堂之事;用童子

之心，寻文化之根”，成为已经不多的“为古老的文明‘持节’的青年”，而“书中有一点知堂的情调，一丝张中行的文思，还带有邓云乡式的几缕乡愁”。张颐武说：“靳飞是一个筑城者”，他以感情和文字“构筑一座北京城”，“会让你在你看不到北京的时候给你一个北京”，“北京经历的急剧的变化”，“使得这个城市有了不可思议的断裂”，而“靳飞给予我们的是我们在断裂中已经接近遗忘的连续性”。祝勇则以为：“靳飞是一个忠实于记忆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显得与众不同”，“他就像是历史留在现实中的一个尾巴，他牵动着许多已经被遗忘的生命细节，那曾是我们生命中最生动的部分，却因丧失实用价值而被抛弃。在东京的每一个夜晚，靳飞都沉迷于他的北京记忆中。我不知他为何而存在——为他自己，还是，为寻找一只倾听的耳朵”。

西学东渐百多年之后，国学勃然复兴，国际范围掀起汉学热，西方人要在东方寻找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根，如希拉克是重度痴迷症，陆克文拿的是汉学学位；而靳飞提出的文化要有一点“亚洲主义”，“应从亚洲本土寻觅现代的理性”，是颇有见地的。在“汉字文化圈”里处于核心地位的我国，对世界领域的文明和发展，应该也必须起到更重

要的作用或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像靳飞这样一个严格的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已经有了最大的舞台，之如他的记忆也罢，筑城也罢，全然可以粉墨登场，物我两忘，游刃有余地进行他的“接续性”和抢救工作了。

■ 近几年赴京办事，总是来去匆匆。一为身不由己；二是昔日能够往听高山流水、闲云野鹤者先后故去。常常念起那些聆听的日子，也想起远在东瀛的靳飞，不知他的事情做得如何？

自序

张中行翁住在北大朗润园的时候，卧室里靠床有一个大躺柜，里面是他经过各种劫难后残留的历年收藏。我对于这个柜子里的东西多是熟悉的，他几乎每样都和我叨唠过。记得某位女士硬是从中借取纪晓岚砚谱，翻印后便不再归还。行翁老大不高兴了，打电话去问，对方答道：“我放在保险柜里保存呢！比放在您那里更踏实。”行翁无语。老先生挂上电话后与我愤愤然说了很久，最终表示放弃了。还有某位男士，凭着数面之交，从上海写信来，要行翁所存的周作人手札，理由是喜欢。行翁怒在信封上批道：“不复。”这在习惯于有信必复的老先生觉得，就已经是很重的态度了。类似的事情尚有很多，可知惦记那个柜子里

东西的人，为数不少，其中有要得出来的，有要不出来的。我当然是属于前者。即便我不曾开口，老先生也要用“及身而散”的名义塞给我几件，可是，我最终是什么都未曾拿过。老先生身后，我只有他的一些书、信和墨迹。又因为有些熟人连这些也没有，我存的签名本和墨迹，也陆续分送给友人；现在我常用的中行翁著作，差不多都是近年中华书局版的了，墨迹亦不过仅三五幅而已。

在行翁逝时我便说过，继承老先生的物质遗产，那是儿孙孙子的事情；作为弟子应该关注的，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一言以蔽之，是，虽身为弟子亦不必一定要充孝子、强装孙子。我于物质方面，在老先生处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他的日记可以作为佐证，也正因为如此，我反可以无牵无挂地怀念他。这样的怀念，我视作人生的财富，人生的一种温暖，极可宝贵的。遗憾的是，其实我很想作一篇文，或一部书，题目是《张中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是一时怎么也作不出。

昔年也曾与张中行翁有过交往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黄妙轩君，最肯爱屋及乌，一直对我多加奖掖，在为我印过拙作《沉烟心事牡丹知》后，还希望我再拿出点儿什么。妙轩君每次来京，总要与我会面，谈一会儿关于老先生们的